

## 烟 头 儿 星

妈妈对爸爸说：“就要评选‘无烟家庭’了。”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抬起深情的目光：  
“行，我支持。”

“你再也不抽烟啦？”

“嗯，要抽就到家庭以外去抽。”

从这以后，爸爸要是犯瘾就蹲到门口去解决，我家的空气清洁极了，再也不受尼古丁的污染。

不久，争当“无烟街道”的活动又开展起来。爸爸不得不骑自行车去抽烟，车程越来越远……

一天吃晚饭时，爸爸挺疲倦地问妈妈：“你爱我吗？”

妈妈吃一惊：“怎么问这个？”

爸爸说：“你要准备随我搬家，咱们这儿成为‘无烟城市’看来是早晚的事了。”

妈妈虽然很反对抽烟，但她爱爸爸爱得没法可想，只好同意搬家。

我们把家搬到沙漠当中。

每当爸爸自由自在的抽起烟来，几百里外的人

们也能欣赏到“大漠孤烟直”的壮丽景色。要是在古代，这烟能当烽火用。

但爸爸每天听收音机，他在等一个坏消息。这坏消息终于来了……

我对爸爸说：“‘无烟国家’不能再有抽烟的人，无论他在沙漠，还是在岩洞里。我们是不是还要搬到外国去？”

可爸爸是个非常爱国的人。他只答应去我国驻××使馆工作，那是个烟草出产国。

到后来，联合国禁烟委员会在解散前向地球上最后一个吸烟者宣布他们最后一个决定：“您不能留在这颗‘无烟星球’上，如果您还继续抽烟，他们对我爸爸说，‘去当个宇航员怎么样，我们可以给您一艘飞船。’”

从那以后，我和妈妈每夜每夜仰望星空。

我说：“妈妈，好像星星越来越多了。”

妈妈说：“你看仔细些，那是你爸爸扔的烟头儿！”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4·5期）

## 除法

一个房间里有一个人和十二只蚊子。

十二只蚊子咬一个人。

$$12 \div 1 = 12$$

这个人觉得吃不消。

他就又去找一个人到这房间里来。

十二只蚊子咬二个人。它们分成了二队。

$$12 \div 2 = 6$$

人觉得比原先好受一些了。

但还可以更好受一些。

这两个人又找来第三个人。

$$12 \div 3 = 4$$

好极了，再找第四个。

$$12 \div 4 = 3$$

第五个人跑来了。

$$12 \div 5 = ?$$

大家叫第五个人别进来，因为这样蚊子不好分了。

但第五个人硬要进来。响起“啪啪”声。第五个

人打死了二只蚊子。

$$10 \div 5 = 2$$

OK 这下好分了。

大家正高兴 又听‘啪啪’声 第五个人又打死了二只蚊子。

$$8 \div 5 = ?$$

又不好分了。

大家觉得第五个人老是添麻烦，就齐心合力地把他赶走了。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3·4期）

[ 点评 ]

这是一篇奇特的小说。从思想内容到形式都很奇特。因为奇特所以叫做“荒诞小说”。什么是“荒诞”就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分蚊子，这种事在生活里是没有的，非现实的。但是这种人却是有的，是现实的：他们热爱除法，竭力保卫除法的原则，除法的科学性。蚊子咬是次要的（当然也不好受），但除得尽除不尽是更重要的。他们是政治家。

这篇荒诞小说是我这次仅见的一篇。但是小说不可没有荒诞。如果没有荒诞，就没有现代文学。（汪曾祺）

## 乘法 · 除法

### 乘 法

那时，他是个普通职工，见了主任就一根烟接一根烟地递去，主任就记得了他。因此，主任就千方百计地提他当班长。

班长见到股长，一包烟接一包烟地甩去，股长就记得了他。因此，股长就千方百计地提他当主任。

主任见到科长，一条烟接一条烟地塞去，科长就记得了他。因此，科长就千方百计地提他当股长。

股长见到处长，一箱烟接一箱烟地送去，处长就记得了他。因此，处长就千方百计地提他当科长。

科长见到局长，想一车烟接一车烟地往局长那儿送，但不是个办法，于是利用自己掌管的财会大权，时不时地往局长手里送存折。

科长送的存折，金额越搞越大，局长就被他送掉了。结局很明显，科长不仅当不了处长，反而跟局长一起进了班房。

### 除 法

锅炉房负责看水表的水表员甲找厂长反映，说水表员工作虽然轻松，但一天到晚 24 小时得守，要

求增配一个 每个值班 12 小时。厂长答应了。

锅炉房增配了水表员乙。不久，甲乙一合计，现在都提倡八小时工作制，若再配一名水表员，24 除以 3 不就恰恰是 8 么？于是甲乙找厂长反映。厂长考虑了一下，又答应了。

锅炉房就又配了水表员丙。甲乙丙又合计，现在推行双休日，每日上班时间只合 6 小时，若再增一名水表员，24 除以 4 不就是 6 么？于是甲乙丙再找厂长反映。

厂长考虑来考虑去，答应了，锅炉房就再增配了个水表员丁。

甲乙丙丁 6 小时班 轮流转。

可是，这种轮班方式运行不到一个月，锅炉房就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事故查明：甲乙丙丁交接班马虎，锅炉长时间没有放水。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6·16 期）

—— □ 戊 林 ——

## 见鬼

一日 鬼王正在用餐，有小鬼来报：人间正在盖楼，地基离第一层地狱只有零点三公分了。鬼王大

怒 遣一小鬼前往视之。

小鬼摇身变作一青年男子 来到施工现场 刚要进去，一门卫拉住他：“不戴安全帽不准进去！”小鬼被拉得着急，露出真面目来 门卫叫道：“小伙子 在这出什么洋相！”周围拥上数十观者。小鬼发威 抓到一条狗 咬破喉管 大吸其血 咕咕有声 观者中一人大叫道：“准是又在拍鬼片 摄像机不知道伪装在哪。”又一个道：“那狗准是机器狗 脖子里装了红色饮料。别说 还真像！”

小鬼听得生气 长啸一声叫道：“各位 我是真鬼！”像 太像了！观者大声叫好。一男士叫道：“此处不好 像发表演说一样 这剧本是谁写的 我是作家 可以帮你们修改一下。”一老者道：“小伙子 演得好 我是导演 跟我合作吧 准保你成为明星！”

这下人群拥动 有的拉小鬼合影 有的请他签名。施工队长走上前说：“由于事先没通知我们，招待不周，不过可否在片头上提一下敝建筑公司的名号？”说罢递过红包：“不成敬意！”

小鬼大惑 半晌 挤出一句：“改日再拍！”跑回地府 告之鬼王 鬼王沉思片刻 切齿道：“见鬼 搬家。”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6·20期）

[ 点评 ]

《见鬼》所写皆荒诞事 而通篇跳出樊篱 没写鬼扰民使民不堪其扰，反写民扰鬼使鬼不堪其扰，构思及布局上别出心裁。

《见鬼》作为一篇微型小说 不无例外内中藏着一个“包袱” 并一一“抖包袱”给你看，让你从真实可信的细节中，看到民如何扰鬼，鬼又如何技穷。写鬼不在描写鬼界之阴森、魔鬼之可怖，更多的是着眼于一种雷同于人世间的人性和人情。让你联想到许多人间事：如某明星一颦一笑之间，便有阔佬馈赠华屋、赞助之类，读了让人眼里发酸。

作品笔下戏谑，存讽世之心。字里行间一片荒诞，却并无漫画式的粗俗。最后一句“由鬼来说‘见鬼’”此一语，令这篇微型小说不同凡响。

(吴金)

## —— □ 颜玉凤 ——

# 还是我一个

他的生命就快要终止。他辛苦营造的这一座豪华气派的别墅还没来得及享受几天，以及他在商场搏击赚来的那几十万，自己还分文未动，就这样告别人间。他好恨啦！本来，他想自己虽不能活个天长地久，但也能活个七老八十。那么好的住处那么多的钱，该好生享受一下做人的乐趣了。没想祸从天降。自己就快要死。他现在方才明白，红尘中人，活在世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有谁能幸免转世轮回之苦。他悟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太短暂了。匆匆几十个春秋，人生得意须尽欢，莫让金樽空对月。做人不必太认真，做事也不必太认真，得过且过，快乐逍遥过一生，才不枉为做人一场。他如大

梦方醒 越思越想越划不来 大叫一声‘人生如梦’。

在阴气逼人的道道鬼门关里，这位被称为破先生的他瑟缩着往前游。对生前的事，他依稀能记清，大富大贵也只不过是五更春梦，功名利禄也只不过是浮云一片，有子有孙是一辈子、无子无孙也是一辈子。关键是只要活得开心快乐就行。他打定主意，此番再欲投胎，一定在阎王爷面前多跪几个时辰，不达到目的，就跪着不走。

阴森森的阎罗殿里，阎王爷高坐在上，牛头马面分站两边，判官在不住地翻着生死簿

“无名小鬼 还不去投胎人世 更待何时。”判官道。

破先生跪倒在地，不慌不忙地道：“我此番去投胎人世后，不求钱财富贵功名，只求、只求阎王爷格外开恩，多赐几个漂亮女人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不然，我就长跪不起。”

阎王爷听后沉吟片刻后道：“如你愿 去吧。”

破先生谢恩投胎而去。

三个月后，破先生一晃变成一只芦花鸡公，大红冠，食欲性欲极旺。

破先生没有因为变成动物而沮丧。他想，变人活在世上太险恶了。时时要招架不期而至的不测风云，常常还要遭受别人的排挤。为吃穿二字，忙碌到死，真是活得好累好可怜！自己变成鸡多好 渴了 到处都有可饮的水 饿了 老板按时给食填饥。

破先生如愿以偿。成天引着几十个妻妾南山逛到北山。他的妻对他温情绵绵，他的妾对他含情脉脉。一个个都希望总能得到破先生的恩宠与临幸。

破先生好得意好快活，心中的那股惬意感不唱出来，他会乐得发疯的。于是。他时时跳到院墙上或树枝上，大声对天对地对阎王老子吭唱几声 我快活 我快活……

破先生英气勃勃，风流倜傥，只会尽情享乐，却不会保护自己的妻妾，在引着妻妾到处游山玩水之中，天上的老鹰，地上的狐狸，令他的妻妾一个个离他而去。他竟无能为力。

一日，从深山那边，一个叫云蒙寺的地方走来一个老和尚，破先生的老板一股子气一股子烟，向老和尚诉说破先生的不是，一不该把一群鸡婆引到南山去捉虫食，自己又不是没把他们喂饱。二不该把一群鸡婆引到北山去丢蛋，一天少捡两三个。三不该这个死鸡公头把一大群鸡婆到处乱引，让野物糟蹋了一个找一个的……

最后，那老和尚道：既如此，我把它买下，带到寺庙去打鸣吧。

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破先生被关在深宅古寺内，他的工作每天按时打鸣。

无奈的寂寞与冷清，足以让破先生窒息生命。他思恋那爱妻爱妾！

这时，他想起阎王爷对他许下的承诺到头还是空。他就如怒火中烧，他不时跳到庙中的房梁上，向天向地向阎王爷大声呐喊：还是我一个，还是我一个……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6·24期）

## 天上垂下来一根绳子

天上突然垂下来一根绳子，它的上端也许固定在某一个比地球大好多倍的星球上，而下端如今落入地球的大气层内，悬挂在全世界人民的头顶上。

这根绳子并不很粗，但结实无比，它刚垂下来，一些长期困惑人类的难解之谜便相继有了答案。比如说埃及金字塔上的巨石是如何从采石场运来并一层层堆砌起来的？当时既没有塔吊更没有起重车 现在也就明白了 那是在 4000 多年前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天下也垂下这么一根绳子，聪明的埃及人肯定是在绳子末端装上了葫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能升能降的滑车，这样一来，巨石不就被吊离地面并放到想要放的地方去了么？再比如说智利复活节岛上的石雕之谜、大马士革北部的古代飞机场遗址之谜…… 谜底不都是因为当时有一根“天绳”在大显“绳”道吗？

怪不得古希腊的科学巨人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地球！”

半个小时后，联合国便召开了成员国代表大

会，一向沉稳的秘书长喜形于色地说：“据说‘天绳’几千年才垂下来一次，有了它，也就在地球之外找到了一个力的支撑点，它既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移山填海，又能让诸位像荡秋千一般地飘洋过海……”待一阵笑声过后，秘书长转而又用严肃的口吻说：“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该怎样来使用这根‘天绳’？”

美国代表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上讲台，她开门见山地说：“自从自由女神来到我们美国纽约，至今还未回法国老家去看看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呢！我国准备给自由女神做一个宫殿式的巨型集装箱，用‘天绳’载着自由女神探访她美丽的故乡。当然，在来回的路上，也让她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看看……请允许我国首先使用‘天绳’！”

德国代表走上讲台，这位日尔曼人彬彬有礼地说：“尊敬的各位代表，东、西德统一后，我们就计划将首都从波恩迁往柏林，由于耗资巨大，计划难以实施。现在有了‘天绳’，就可以把波恩的政府办公大厦及许多重要的建筑物连根搬迁到柏林。谁都明白，东、西德的统一象征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是有关世界和平的大事，因此我们应当最先使用‘天绳’！”

日本代表站在他的座位前大声说：“秘书长先生，我们日本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一向以无可挑剔的、高品质的产品造福于人类，尽管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喜欢我们这个国家，但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使用我们国家的产品。鉴于日本国为人类经济生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请允许日本国首先使用‘天绳’，这样好把澳洲的铁矿、中东的石油、非洲的……统统迅速地运到我们日本国加工，而后再把成品统统地运到世界各国！”

又一位代表走上讲台，他也是黄皮肤，但他只讲了一句话便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话音刚落，整个会场就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鼓掌的当然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的代表。

这位代表说的是：“用‘天绳’把飘浮在南极的巨大冰块吊运到赤地千里的非洲中部，这才是当务之急！”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7·1期）

—— □ 栖 云 ——

## 把脸放在那儿

有一天 电脑专家请来几名实验者 说 电脑可以将人身体器官任意组合，比如，可以按诸位的意愿把脸安放在你认为最理想的身体部位。

第一位实验者申请把脸扭到脖子后面，以便明察小人，提防阴谋，时时监视背后突袭的冷枪暗箭；第二位实验者希望把脸装在心里，避免风吹日晒，避免被他人恶意中伤掴嘴巴，全力用心保护脸的尊严和素洁；第三位实验者则主张把脸踩在脚底下，彻底遗忘尊严，抛弃一切法则、规范、教养和廉耻，绝对放任并享受一番。实验开始，三个人均如愿以偿，分别带着自己精心设计的脸回到生活中去。

电脑专家首肯，只要不反悔，重新安装的脸将

伴随一生的岁月。可是没过多久，三个参加实验的人就不约而同地返回了实验室。

第一个诉苦：身后的暗算监视住了，可是我失去了一大片正常的视觉空间，不能迎向薰风迎向阳光迎向那么多的朋友的微笑，因为脚是一直朝前走的，背后的视野不得不退居第二位，总眺望不到前面的风光。倘若一个人只在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惟恐被暗算中度过，因此忽视了许多美好的东西，生命的意义又何在？

第二个实验者也苦不堪言。他说：本来我想万分珍惜这张脸，谁知结果恰好相反。一点脸丢不得，一点污垢染不得，更何谈损害和伤疼？某些情形之下，需要脸贴着地皮祈祷，需要撕毁脸皮抗争，甚至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一张稚嫩的容颜，如何面对旅程的坎坷和命运的腥风血雨？

第三个人最放纵亦最狼狈不堪，他的声音低低的，在阴暗而潮湿的地板下瑟瑟发抖：没有良知没有廉耻没有一丝一毫的尊严，即使快乐即使享受，也是老鼠样动物级的，当人们睁圆愤怒的眼睛，用唾骂用拳头抗议你的时候，你已经无处藏身，无地自容了。

看来，把脸架在脖子上，使之高昂在身体的顶端，直面人生，迎向困厄，并且时时低下头来，审视一双脚走得是否矫健，是否有力 是否正确 不但是上帝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意愿。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7·23期）

## 神医

神医不是神，乃大山深处一老中医也。

那日，城里的刘局长到山里来打猎，一拐一瘸走在山路上，龇牙咧嘴，像是某块骨头断了似的。

神医跟在刘局长身后走了一阵，瞅准了，几步撵上去，狠狠一脚将刘局长踢倒在地。

刘局长又恼又怒，站起来竖眉瞪眼向神医走来，走至神医身前，刘局长由怒转喜，那条瘸腿不再瘸了。

神医看出刘局长是抽了筋 那一脚给踢好了……

没隔几日，刘局长带着重礼来谢神医，刘局长还带来他的好友李处长。

神医就给李处长试起了脉。神医试脉时头不抬眼不睁，一试就试了半个时辰，这半个时辰，神医的血脉似是与李处长的血脉合到一起去了，只有这样，才能摸透摸准病情。

试完脉 神医瞅着李处长 问：

“你觉得哪里不好？”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还有呢？”

“心慌。”

“慌什么？”

“大叔，我这个官不好当啊，上上下下的关系要处理，人来客往要陪吃陪喝，说不准哪个冒出来告你吃请贪污，咳，累呀……”

神医拍拍李处长的手掌说：

“行了，别说了，这病找我找对了，我这就到厢屋给你炒药去，你们先喝着水。”

神医从生火炒药，到把药研细兑好，又是半个时辰。他把七包药放到李处长的手里，说：

“一天一包，煎服，记住，不能吃大肉大鱼，忌烟酒，忌房事，也不要上班。别想乱七八糟的事。”

李处长掏出 1000 块钱放下说：

“大叔，你别嫌少，咱就不缺这个。”

神医把钱塞回李处长的手里说：

“治好了再付钱。”

……七天后，李处长的病果然好多了，他带着重礼来谢神医，还带来他的好友王处长。

神医就给王处长试起了脉。

李处长说：

“大叔，王处长的病和我的病情差不多。”

试完脉，神医说：

“你们的病是差不多，你们先聊着，我去炒药。”

神了，真是神了，七天后，王处长的病也好多了。

这一次，刘局长、李处长和王处长把神医接到城里的孙厅长家里。

刘局长说：

“大叔 我们三人都是孙厅长提拔起来的 劳你的大驾了。”

李处长说：

“大叔，我们的病情差不多，外国药中国药好几万都花了，不见效 你那副药 太灵了。”

王处长说：

“大叔，你不是有个儿子吗？把我们孙厅长的病治好了，我们把你儿子的户口办到城里来。”

神医给孙厅长试起了脉。试着，试着，神医的手抖起来，头摇起来，眉头蹙起来。一直盯着神医的孙厅长，脸色由黄变白，继而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全身抖动和哆嗦个不停。

当然神医没给孙厅长吃那副药，他对孙厅长的三个部下说：

“孙厅长的病没救了，他还能活两个月。”

两个月后，孙厅长死了。

神医的名声传遍了城乡。神医的那副中药，被传得神乎其神，有的说有灵芝草，有的说有千年老参……

冬日 大雪封了山。

神医的儿子关了门，堵了窗，悄声问爹道：

“爹，你给他们兑的那副药方，我翻遍了家中的医书，怎么没有找到？”

神医不说话，只是笑。

儿急了：

“爹 你对我还保密吗？”

神医止住笑，嗔怪道：

“傻孩子，你以为我真给他们吃的是药？”

“那你给他们吃的是什么？”

“我是把地瓜叶给他们炒了炒，又拌上了一些炒面。”

“这个能治病？”